《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導演片淵須直於戰火中發掘愛

去年大熱的日本動畫片，由新海誠執導的《你的名字》街知巷聞，其實另一部動畫《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同樣在日本國內掀起了另一波動畫熱潮，甚至一度取代《你的名字》成為票房冠軍。而且是繼28年前宮崎駿《龍貓》後，史上第二套動畫勇奪《電影旬報》最佳電影。與前者商業味濃、充滿現代科幻元素相比，《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的導演、宮崎駿愛徒片淵須直回歸傳統，以傳統手繪方式入畫，刻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廣島背景下一名平凡女生阿鈴在戰火蔓延時依然樂觀面對人生，並與丈夫周作在危難中互相扶持的感人故事。 文、攝：陳添浚 劇照由電影公司提供

■片淵須直遠赴廣島搜集動人故事。

■片淵須直相信，電影有一種打破國族、年齡、文化界限的普世語言。

早前，導演片淵須直訪港宣傳電影，並接受本報訪問。他在訪談中表示，他的電影呈現了戰爭中努力掙扎求生的普通人，因此可以引起一般觀眾的共鳴。而為了還原不復再的戰前廣島原貌，他更與當年的生還者及其後代促膝長談，其間發掘了不少當年珍貴的記憶和動人故事，並在電影中重現出來，恍如隔世。

電影改編自日本漫畫家河野史代的同名作品。片中講述溫柔善良、喜歡畫畫和發白日夢的阿鈴（能年玲奈 聲演）18歲時隻身遠赴廣島吳市，下嫁素未謀面的海軍文員周作。詎料二次大戰爆發，在生活日益艱難的情況下，阿鈴堅強地擔起顧家重任，照顧老爺奶奶，與被一度調派參戰的周作在戰亂中互相扶持，努力活着。直到戰事結束，周作向阿鈴情深告白，原來生逢亂世，幸福就是在這世界的角落找到彼此。

■片淵須直回歸傳統，以傳統手繪方式入畫。

■片淵須直認為，動畫的特質在於可以把現實不可能再現的畫面或者想像呈現出來。

遠赴廣島搜集動人故事

截至現在，電影票房已經突破20億日圓。對於口碑和票房雙收，曾經執導過十多部動畫片，包括《新子與千年魔法》、《企業傭兵》等，亦曾與宮崎駿合作製作《魔女宅急便》的導演片淵須直坦言這是他當初始料不及的。因為電影一開始缺乏投資者，最後以眾籌方式才結集到足夠的資金開拍。提到為何當初有拍攝《謝謝你》的念頭，他則表示，其實和電影的資金來源一樣，故事也是由一般觀眾推薦給他。「上一部作品《新子與千年魔法》上映後，有影迷向我介紹了一位創作風格和我相似的漫畫家河野史代，於是我看了她的漫畫，發現她的風格果然真是和自己很相似！所以就萌生了改編漫畫成動畫的念頭。」他如是說。後來他才發現，原來河野史代小姐是因為很久以前看過自己的作品，並被他作品的風格所吸引和影響，繼而畫成《謝謝你》的原著漫畫。因此，兩人的合作可說是「命中注定」。

在集資期間，片淵須直繼續搜集資料，前後共花了5年。在這段時間，他親身到當地與當年原爆的生還商戶及其後代促膝長談，聆聽他們憶述的故事，發掘了不少連原著漫畫也沒有提及的歷史片段和回憶，並獲得了一些當年原爆前的照片，使他可以在電影中還原不復再的戰前廣島原貌。「現在的廣島只剩下一個和平紀念公園，但其實原爆是由一些車水馬龍的街道組成。」

據悉，連戲中人物的相貌原來也是根據照片繪畫而成，曾經有看完電影的原爆生還者後代對導演說：「想不到自己家人的樣貌這麼多年後能在一部電影中重現！」也有一些年長的公公婆婆在影院中看到一群穿校服的女學生路過吳市車站前工廠的一幕時不禁驚呼：「當年經常見到這些姐姐呢！」對於能勾起他們當年的集體回憶，導演表示感到很欣慰。

但戰爭畢竟是對人性的摧殘，在資料搜集期間，導演也不免觸及一些使人潸然淚下的故事。「電影中阿鈴拿着望遠鏡視察四周環境，包括一間理髮店。其實那一間理髮店是由一位已經84歲的原爆生還老伯伯經營，在原爆時他的家人都死光了，只把他一個人遺留在人間。但因為原爆時的死者很多都是屍骨無存，所以伯伯一直不接受親人死去的事實，直至去年才釋懷，接受他們已經離開人世一事，並幫他們豎立墓碑。」

詩意畫面影射戰爭殘酷

電影中最為人讚口不絕的莫過於當無數炮彈從天而降時，在空中爆破出來的竟然是阿鈴畫的水彩潑彩，以充滿詩意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戰火的驚心動魄。片淵須直表示：「畫中的炸彈表達了阿鈴心靈的震撼，而這種震撼是難以用平鋪直敘的方式貼切地表達出來。」而這也是導演認為動畫相比起一般的劇情片的不同之處：「動畫的特質在於可以把現實不可能再現的畫面或者想像呈現出來，這包括當年廣島的原貌，或者戰爭中的軍艦、軍機和爆破等。」

對於電影在不同電影評選中擊敗另一大熱日本動畫《你的名字》，片淵須直相信，這是因為他的電影有一種打破國族、年齡、文化界限的普世語言：「以前拍電影時，也會擔心外國人看不懂我的電影，但後來發現他們都能產生共鳴。雖然《謝謝你》中的戰爭是發生在日本，但我們所有人都像阿鈴一樣，在生活中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苦難，因此這些小人物在苦難中經歷的傷痛，以及他們在戰爭中努力掙扎求生尋愛的故事都可以打動世上每一位觀眾。」

《Ben Sir研究院》語言能帶來的社會和諧

星視評

近年人氣爆燈的中文教授歐陽偉豪（Ben Sir），以通俗用語為切入點，帶大家進入研究粵語的門檻。有口碑有收視，無綫自然食髓知味，由當初的「學堂」升格至今天的「研究院」，展現廣東話的巧妙之處。

Ben Sir雖為語言學家，但若果你真的要將節目當成一堂語文課般看待，恐怕會讓你失望。相比其「成名作」《男人食堂》中「粗口學堂」，今輯《Ben Sir研究院》較少從語言學角度剖析粵語的詞彙和結構，只是將我們對粵語「意會卻不懂言傳」的含混理解，稍作梳理和解說而已。當然前者只是《男》中一個十分鐘不夠的環節，後者卻是一個需要苦撐半小時的節目，內容自然不夠精華濃縮。然而Ben Sir從大學走進「公仔箱」，對釋放一直在社會被抑壓的粵語，怎樣來說都是一樁美事。

自魯迅白話文時候開始，粵語一直被貶抑為不能用作行文的語言。近年教育界更要下一代將中文「規範化」，如硬要將魚蛋說成「魚丸子」、番茄變「西紅柿」等，進一步扼殺了粵語的生命力。所以在這文化的狂瀾之中，難得有一個節目，直搗我們的母語最抵死啜核的一面，主流觀眾自然會倍覺親切。正如盛傳很多學習中文的外籍人士，掌握得最快的往往是粗口或一些當時的潮流用語——節目中以此作為講解粵語的「切入點」，自有其合理性。Ben Sir嘗試還原一些粗口或潮語的本義，將這些長期被排拒在文化和教育之外，卻又與草根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帶回我們的語言系統作分析，絕對是有其教育意義。當然，有人或不滿以粗口作幌子是嘩眾取寵，然而只要你看看電視台不時也出現一些老套兼低水平的節目和劇集，你自會發覺這節目至少有意義得多。

此外，節目中的其中一個焦點可算是「學生」季蘋蘋，筆者並非說她焦點或身材特別惹人注意，而是她是一名廣東話不純的內地人——曾幾何時，外省演員講粵語，是要帶出諧趣效果，為觀眾添歡樂，而近年的相關代表人物則是來自台灣的金剛。以往外省人學粵語以融入香港社會，而本地人對於外省人粵語不純，亦會寬容對待不會視作族群標籤。偏偏今日並非如此，以至僅是語言已令社會各走極端。蘋蘋與她的「同學仔」彷彿提醒了我們一些遺忘已久的事情——就是外省人活在香港，學好粵語是理所當然；同樣本地人提供一個友善和具鼓勵性的粵語空間，也是理所當然。

文：視撈人

■節目中的「學生」講粵語不純，為觀眾添歡樂。

■電影反映出人要先懂得接受黑暗，才有機會擁抱光明。

《一念無明》不經歷風雨 怎麼見彩虹

星光影話

要連續兩星期寫同一部電影，除了是被電影打動了很深的感情，否則找不到其他的原因。《一念無明》上映了，雖然題材較偏門，但或許幾位主要演員的號召力足夠，加上影片口碑贏得頗一面倒的讚賞，開畫一周的票房成績比預期理想。同一時間，聽到從影片中帶出一個問題頗有趣及值得討論：「《一念無明》是寫實的電影作品嗎？」

關於「寫實」，先要定義你心目中的「實」是怎樣？這幾年的香港，氣氛都是一片灰灰沉沉的，人們都被困在一個進退失據的城市當中。電影就是要紀錄人的生活，從這角度來看，《一念無明》的確成功把當下香港的這狀態好好紀錄下來。看着我們的都市被塞住，然後慢慢看到人心因此而變得黑白，病了的，是誰？

戲中的關係，基本上在日常生活中都時常遇到，被歧視的精神病人固然辛苦，但出言歧視別人的，又可真的是沒病？其實現在這個社會怪狀，已出現了好大段時間……時間倒帶至去年黎明因演唱會臨時取消，以社交網絡親自向樂迷致歉，換來全城讚賞，被指有擔當、肯負責任……固然這是個好的做法，再說，黎明做了什麼值得全世界歌功頌德？就是願意道歉！原來這年代已經是做錯事道歉值得歌功頌德的年代，做一件正確的事需要被歌功頌德，說明很多人都在做不該做的事嗎？世界變得怎樣了？

世界變了樣，做人如何保持清醒？如何把身邊的事物看清？要把世事看得清楚，或者我們先要認清並接受其黑暗面。先懂得接受黑暗，才有機會擁抱光明。《一念無明》畢竟是一部電影，自有其戲劇元素，不能看待它成為一部百分百紀錄現實的紀錄片，但無可否認，它給香港觀眾上了好好的一課，讓我們先學懂面對黑暗的力量，從而為這個城市再尋找新的曙光。

文：艾力、紀陶

《攻殼機動隊》最有實在感的香港

星影畫館

由史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擔正之荷里活真人版《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推出後毀譽參半，看齊動漫版的死忠狠批不跟原著，由史詩式大作變成供no-brainer眼睛娛樂的爆穀片；亦有指在本來已是神作的基礎上，任何人都難以再闖高峰，對過往只曾拍過長片《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的導演Rupert Sander實為非戰之罪。

對並非原著擁躉的筆者而言，單就電影本身來看，《攻殼機動隊》確是視覺悅目、動作場面不錯的科幻片，劇情當然無法和原版的前瞻性與破格相比——一來那已是22年前的創作，如今再集中講網絡影響未免有點過時；二來始終是版權改編產物，不是受《攻殼機動隊》啟蒙的《廿二世紀殺人網絡》（The Matrix）那樣沒有包袱。如幕後再加多些自我思維，又會被粉絲罵「為何多此一舉」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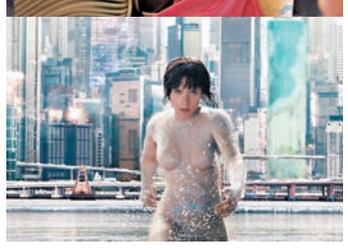
因此，改編這套科幻經典，更是隔了這麼多年才拍，出事的機會相當高。保守點拍成現在的模樣，是完全能夠理解。

而全片最為人眼前一亮的，尤其是本地觀眾，應是以香港作為藍本的片中未來世界。與《悍戰太平洋》（Pacific Rim）、《變形金剛：殲滅世紀》（Transformers：Age of Extinction）和《奇異博士》（Dr. Stragne）等有描寫香港場景的西片相比，《攻殼機動隊》的香港景貌還原度極高，攝製隊直接在佐敦等地拍攝後，透過道具和CG改造成既親切又陌生的香港，眼熟的街頭卻佈滿不真實的霓紅光效，真亦假時假亦真。那些放滿塑膠菜盆的雨中後巷，簡直是香港只此一家的面貌。

至於極有本土特色的勵德邨圓形走廊，沒想到連外國電影人都懂得欣賞；反而我們自己也未必能去好好細味。

文：藝能小子

■《攻殼機動隊》電影中有不少外景場面在香港取景。


■史嘉莉祖安遜在片中飾演半人半機械的角色。

麥兆輝潘耀明聯手炮製卧底題材《非凡任務》

■潘耀明（左）、麥兆輝（右）繼《竊聽風雲》系列後再度合作。

《無間道》、《竊聽風雲》的「麥莊組合」一向是為人津津樂道的黃金拍檔，潘耀明主力攝影。這次《非凡任務》卻由潘耀明和麥兆輝做導演，莊文強只負責劇本。原來三人以前早已合作無間，像三個導演一樣一起工作。麥導謂：「以前我和莊文強都會和潘耀明一起就劇本、選角等方面一起討論，而這次位置上的新變化又可以啟發新的意念。」

卧底故事一向是香港電影的「生招牌」，此次「麥潘」卻選擇拍一個講述內地卧底的故事，麥兆輝認為，雖然在內地拍攝會有較多審查，但他發現全世界都有卧底，而且都是警察當中情操特別高尚的：「全世界的警察局也有卧底滲透到毒品和色情市場，他們都是特別有正義感的人，就這一點來說內地和香港的卧底分別不大。」

就像卧底總是徘徊於黑白兩界，行走於中間的灰色地帶，「麥莊」組合電影中的角色總是亦正亦邪，不像傳統警匪片般忠奸分明，這次《非凡任務》也不例外。麥導認為，他們只是忠於人性：「現世本來就沒有絕對正義或邪惡的人。就算像片中老鷹那樣十惡不赦的壞蛋也有很多原因才變成現在的樣子。」對他來說，這不但不會令觀眾感到混淆，反而使角色更立體，有助交代情節。

《非凡任務》有大量動作場面，而且很少特技，都是真槍實彈，加上清一色的男角，電影中陽剛味十足，清水是片中唯一主要女角。潘導解釋，她在電影中其實和男主角林凱產生了微妙的化學作用：「清水自小生長在邪惡的世界，但接觸了正義的林凱使她鼓起了改變的勇氣，並和林凱互相勉勵。選擇女性去演一個改邪歸正的角色是因為觀眾對女性的包容性更強，轉變會更自然。」但電影也沒有刻意將兩人發展成愛情關係，「因為這樣會太牽強。」

《非凡任務》比麥導之前執導的電影更正氣，他直言，沒有刻意考慮要迎合主流：「外國人身手比中國人好這個印象太刻板，我們只是想拍一套中國式的英雄片，宣揚正義和希望。」最後，麥導不擔心片中沒香港演員會導致票房失收：「用香港演員演內地警察效果會很滑稽！」至於會否像前作一樣為新作開拍續集，麥導謂：「這要視乎電影的受歡迎程度，以及有沒有適合劇本，當初拍《無間道》時也沒想過會有續集。」

文、攝：陳添浚

■《非凡任務》中林凱作為卧底滲透到老鷹的毒品販賣集團。 劇照由電影公司提供